

婦女新知

Awakening

本月專題

婦女在憲改浪潮中

精采提要

為何公開婦研史？
什麼樣的「婦女黨」？
呼喊女性藝術的聲音
攜子投河誰之過？



113
1991年10月1日出版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封面 /
徐秀美畫作
「現在進行式」(見十八頁)

目錄

社論

以「誰」的名義參政？

范情

2

讀者投書

阿慧

4

本月專題

憲政改革干婦女底事？

崔梅蘭

6

婦女參政血淚史

崔梅蘭

8

爲什麼要保留婦女保障名額？

賈佩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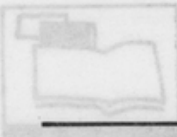
12

九〇年代歐洲婦女遊說聯盟

李金梅譯

14





婦女新知 一一三期

Awakening

一九八二年二月創刊
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 李元貞
企畫 / 本刊編委會
主編 / 鄭美里
美術編輯 / 原禾媒體藝術公司
法律顧問 / 尤美文 · 沈美真 · 潘正芳
發行所 /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婦女研究

豈容青史成灰？ 顧燕翎

17

女性與藝術

呼喊女性藝術的聲音 嚴明惠

18

人物專訪

什麼樣的「婦女黨」？ 蔣慧娜

20

女性與教育

誰怕「女學生」？ 孫瑞穗

22

性別歧視的教育系統 黃毓秀

24

我國早期子女教育簡史 一隻小豬

26

校園交流道

訪「全女聯」談姐妹營 編輯部

28

記「大專姐妹幹訓營」 帥人

29

聯合聲明

攜子投河誰之過？ 婦女團體

33

社址 / 台北市博愛路一巷一號二樓
電話 / 三三一九三六三 · 三八九九七三〇
傳真 / 三三一〇一三三三
郵政劃撥 / 第一一七二二七七四號
婦女新知基金會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二〇一一號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〇四五八號
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承印者 / 鶴立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 / 二九三六八四九
零售 / 每本新台幣五〇元
國內訂閱 / 一年五〇〇元
一般訂戶 / 一年五〇〇元

贊助訂戶 / 一年一〇〇〇元以上
國內掛號 / 每年另加郵資七三元
國外訂閱(航空)：
(請歐美地區郵局匯票寄歐美地區總代理)：
MRS. CHIN SHIA WANG WU(王錦霞)
133 PROVIDENCE RD.
LAWRENCE, K.S. 66014
U.S.A.
TEL: 913-842-0016
一般訂戶 /
香港澳門地區 / 一年美金三十元
亞太及太平洋地區 / 一年美金三十五元
歐美非地區 / 一年美金五十元
贊助訂戶 / 一年美金八十元
國外掛號 / 每年另加郵資美金八元
本刊文字皆有版權，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以「誰」的名義參政？

二屆國代選舉將至，

我們期望參選的女性候選人不分黨派，都能站在婦女的立場，關心婦女政策，為女性代言，方是落實婦女參政的真義。

范情

年底的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將至，婦女參政又成為人們拾起的話題。

由於民間新興婦女團體中，首次有陳秀惠女士願意參加此次國代選舉，八月中旬，五個新興民間婦女團體也首次向政黨（陳女士登記參選的民主進步黨）推薦遊說，希望民進黨在全國不分區代表的提名中，將陳秀惠列入安全名單（經民進黨投票提名作業，陳秀惠列第卅一名，依婦女保障名額規定，應可進入國民大會）。

推薦過程中，婦女團體並不排斥其它婦女參選代表，甚至向民進黨指出，目前十分之一的婦女保障名額比例過低，不敷需求，有違鼓勵婦女參政的美意。

在這次年底國代的選舉中，婦女新知站在婦運的立場，鼓勵婦女參政，期望將婦女議題帶入政治場域，改變婦女受壓迫的命運。因為在民主政治

的代議制度中，有「條件」限制，而目前的選舉制度及風氣，更使得處於政治、經濟、社會、家庭弱勢地位的婦女，相較於男性，無法有平等的機會進入公共政策決策圈，參與主宰權力與資源分配，管理政治事務。因此，我們希望藉婦女保障名額方式，幫助受幾千年限制的婦女能和男性一樣參與民主政治運作。

然而，如果參政的婦女不為婦女族群的權益代言，那麼婦女前輩奮鬥爭取男女平等，鼓勵婦女參政也就失去意義。因為儘管婦女前輩已爭得憲法第七條增列，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等，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現實生活中距離「男女平等」卻仍然遙遠。甚至許多法律都違反憲法第七條規定，而有賴婦女承襲、繼續前輩婦女的努力。

婦女參與公共事務，不必然表示將

注意婦女權益。在政治現實中，婦女議題是否能優先進入議程，涉及政治的實力問題，亦即爭取婦女權益是否能為參政者帶來好處，爭取婦女權益是否為參政者或社會大眾認可，這也是婦女運動致力於爭取群眾，主張婦女爭取平等權益之所在。

目前由於社會上婦女意識普遍低落，即使少數得以參政的婦女也仍不自覺地奉行體制中的「尊男卑女」意識，護衛男性權益；或者企圖擺脫對婦女的認同，以脫離婦女的弱勢處境，保護自己的相對強勢（相對於其它女人）。

身為女人卻不為女人講話，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實是因為弱勢者為了爭取主流認同，往往企圖否認自己的弱勢地位，而欲擺脫對弱勢者的認同，這是弱勢者不能團結的原因，也是弱勢者的矛盾和悲哀。就如同在美國

婦女新知十月份活動

▲法律巡迴講座

10/5(六)

2:00~4:00

兩性交往與婚姻法律

陳惠馨女士 主講

宜蘭文化中心

10/5(六)

3:00~5:00

兩性交往與婚姻法律

徐秀蕊律師 主講

新竹天主教社服中心

10/18(五)

7:00~9:00

易碎的飯碗…女性工作權

尤美女律師 主講

中壢藝術館

10/19(六)

3:00~5:00

脫軌三部曲——

外遇、離婚、贍養費

王如玄律師 主講

宜蘭文化中心

▲女性與當代藝術的對話 當代女畫家聯展

國內集結近二十位女性藝術家聯展(參展者：嚴明惠、吳瑪琍、洪美玲、李美蓉、湯瓊生、傅嘉琿…)另四場演講分別是：

10/12(六) 從女性集結到新美學的建立

吳瑪琍 主講

10/20(日) 談女性藝術

傅嘉琿 主講

10/26(六) 何謂“藝術的真理”

——男女性別差異下的藝術呈現

嚴明惠 主講

10/27(日) “女性與當代藝術對話”座談會

李元貞 主持

時間：下午三點至五點

地點：台北市安和路170號

▲書報討論會

10/19(六)

2:00~4:00

從女書談女性書寫

鄭至慧 主講

婦女新知會議室

的種族歧視中，有黑人民想漂白皮膚，爭取白人體制認同，這種自棄的作法終究將會失敗。然而，在目前重視權力和資源的體制中，婦女若不集結力量、展現實力，在這種資源稀薄的情形下，又如何能爭取得資源分配的權力？

民主的理想是人民做主，人人生而平等，但現實上，社會結構本身造成了不平等，人的各種資源獲得也不平等。近來研究民主發展人士也認識民

主理念與現行社會結構(資本主義、父系制度：：)的扞格，因此提倡「參與式民主」。參與式民主即保障弱勢者使他們能參與決定和自己有關的事務，這樣才能達到民主的真諦。近年來，民主國家的弱勢團體也極力把握這種參與精神和方式，強調弱勢者唯有認同自己的弱勢情境，才能為自己做主。

就弱勢的婦女而言，民主體制誠然

已保障婦女參政的機會，然而少數進入政治殿堂的婦女若不照顧婦女權益，即違反婦女前輩爭取婦女參政的本意；因此，我們不僅要鼓勵婦女參政，更期望女人認同女人，唯有如此才能真實地面對婦女處境，以「婦女」自我定位，使婦女參政獨樹一幟，帶進婦女議題，改善政治，發揮婦女參政的意義。期望參與年底二屆國代選舉的婦女，能思考這個問題。



婦女新知，您好：

我是一名剛接觸「婦女新知」的讀者，對於妳們不遺餘力的推展女性自覺觀念，心中很是佩服，在現今的市面上，所謂的「女性雜誌」多是教導女性如何裝扮自己、吸引男人、料理家務等等，所透露出的訊息是，女人仍然不是為自己而活，缺少了男人、丈夫或子女，似乎就不是個完整的女人。而「婦女新知」雜誌在我看來，就像是一股清流，代表了女性的另一種選擇。看過幾期月刊後，我心中有個疑問，不知新知有無「讀者信箱」這一單元？能否提供一個篇幅供讀者投書、意見交流或抒發感想？因為最近中國小姐選美活動剛落幕，心裡有些話想一吐為快，原本只是抒發於日記之中，卻有點不甘寂寞，想說出來和諸位姊妹分享，也想聽聽其他人的見解。以下就是我對「一九九一中華民國小姐選拔」的一些看法：

前些日子在報上看到一大篇關於選美的新聞，細讀其內容後，我真不禁要搖頭。新出爐的中姐冠軍盧淑芳，奪魁的原因是「擁有東方漂亮臉蛋和西方健美勻稱身段」，她同時還獲得「最佳泳裝」、「最佳晚禮服」兩項特別獎，報上稱其「泳裝身段極具實

力」；反而在機智問答方面表現不錯，以「內涵」取勝之中姐石明玉只得第五名，又因其身高僅一六四公分，所以較「吃虧」；至於得亞軍的中姐林蘭芷是因「身段不及盧淑芳豐腴」而屈居第二；：：：很明顯地，評審要點過份偏重於身材（泳裝分數佔總分的百分之六十，機智、即席問答及晚禮服佔百分之四十），選出來一個沒有大腦的漂亮洋娃娃（即使他有思考能力，也因大眾將焦點放在其凹凸有致的身段而被忽略），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小姐」？我不但不能苟同，更要質疑其代表性。我個人認為，每個具中華民國國籍的女性都是「中國小姐」，每位「中國小姐」也都有她獨特的美，這種美不具普遍性，因為來自不同的成長背景，各人在言行舉止上自成一格，各有特色，但絕不是僅以身高、三圍做為「美」的唯一標準。

至於中姐所得的獎金獎品等，好似是對女人身材的賞金，一種條件交換；拿標準身材來領取獎賞，身材差的就別想，女人的身體被物化當做商品來買賣而不自知，還熱中此道，可是當選了又有什麼實質意義呢？中姐的頭銜頂多維持一年，歲月不饒人的，

一載的時間就會在女人臉上添上多少條皺紋？在身上增加幾磅贅肉？縱使她保養得再好，能夠保持美麗如昔，但她終舊是「老」了一歲，這時，主辦單位就把這位「過氣」的中姐一脚踢開（美其名曰「卸任」），然後再去徵求另一位更年輕貌美的女孩來戴這頂后冠。我是不贊成選美的，可是當前的選美熱潮方興未艾，要將它廢除大概是不可能的，因為在「男人喜歡看女人，女人喜歡被男人看」的兩性普遍心態下，選美算是一種能同時滿足雙方需求的手段吧！

謝謝妳們有耐心看完我這洋洋灑灑的一大篇，祝
會運昌隆

讀者 阿慧 敬上

80·9·16

阿慧：

謝謝你的來稿，婦女新知雜誌是開放的園地，需要關心兩性平等的姐妹及朋友一起耕耘。

希望你繼續支持並且介紹給你的朋友。祝
好！

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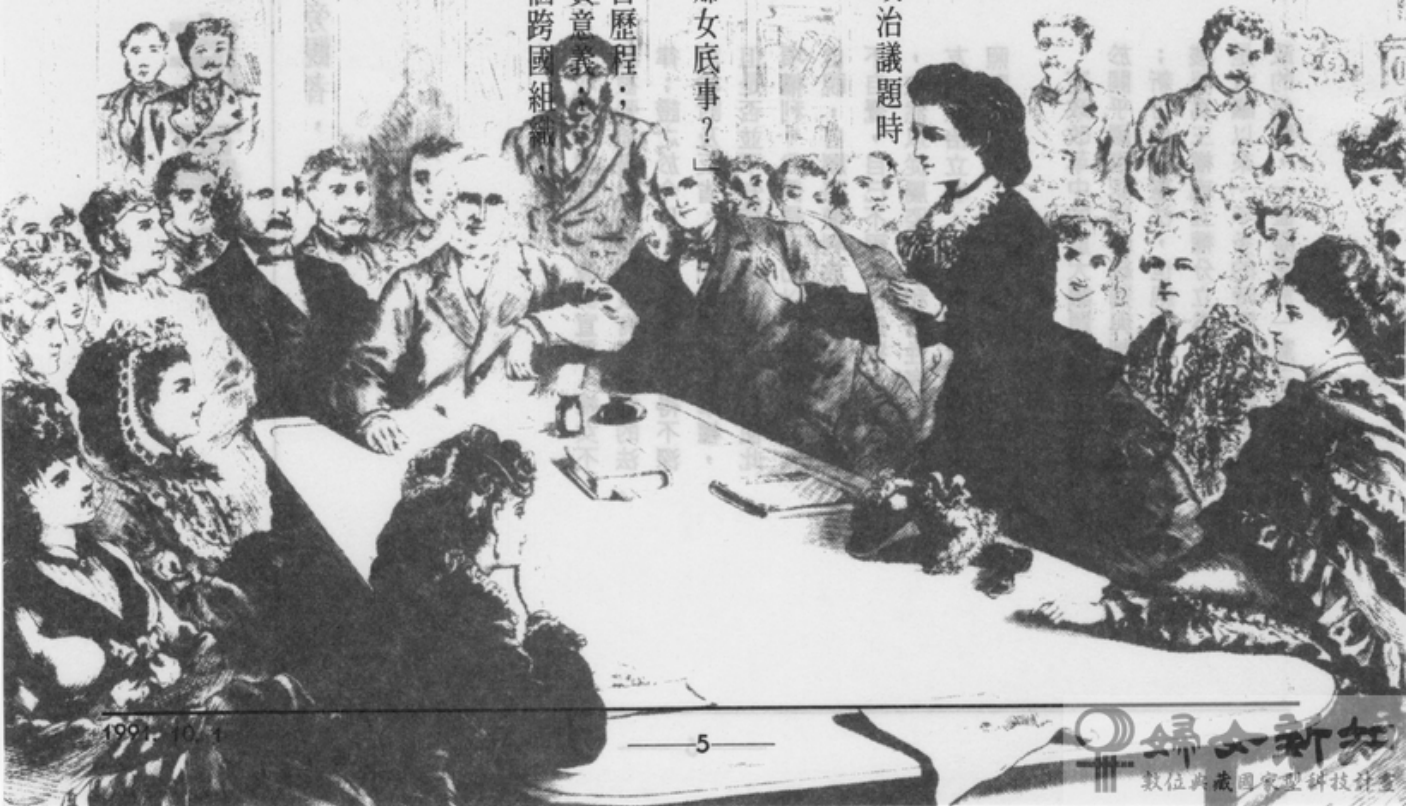


二屆國代改選的脚步逐漸接近，而修憲、制憲之爭愈趨熾烈，在這些攸關國家基本大法——憲法的修廢逐漸成爲公眾政治議題時，我們婦女應如何發揮影響力，爭取婦女在憲法中的平等權益，將是我們不可旁貸的歷史任務。

本期「婦女在憲改浪潮中」專題包括：「憲政改革千婦女底事？」開宗明義闡明婦女參與憲改之必要；「婦女參政血淚史」回顧中外前輩姐妹爭取女權的辛苦歷程；「爲什麼要保留婦女保障名額？」重申保障名額的實質意義；「九〇年代歐洲婦女遊說聯盟」則介紹新近成立的一個跨國組織爲跨國的婦女聯結及參政提供一個新的模式。

這個專題是我們從婦女的角度出發，而有的幾個面向的觀照，希望爲年底選舉及明年憲改，婦女關心政治作個暖身，下幾期我們也將持續深入探討。

憲政改革千婦女



憲政改革干婦女底事？

崔梅蘭

「不對，婦女不願自外於憲政改造，在憲改浪潮中成爲旁觀者，
 不僅是爲參與政治體制，
 更是要藉參政來解決婦女的問題，
 進而改革體制，落實兩性平等社會的理想。」

隨著朝野二黨，分別對年底國代選

消漲，隱然牽動著新憲法會有的面貌。

爭取選舉權時，曾發表宣言：婦女不

舉展開初選活動，二屆國代的競選，
 已是戰鼓頻吹。這次選舉，相較於以
 往，有幾項重要意義：第一，這是第
 一次，國會中的全數代表，皆是經由
 台灣地區人民，透過選票產生；即使
 是首度實行的「全國不分區」制度，
 也是依據政黨得票率分配；選民們手
 中握有的「民主子彈」，威力遍及各
 黨派——包括老大的執政黨。第二，年
 底選出的國代，肩負修憲重任，這一
 部攸關著我們的政治、經濟、教育、
 福利：：：各方面生活的憲法，它如
 何更張，就是藉由我們親手選出的代
 表在運作。執政黨企圖掌握四分之三
 以上的席位，以獲取修憲主導權；民
 進黨當然希望攻掠四分之一以上席位
 ，以握有絕對否決權；各政黨實力的

依據過去的統計資料，女性參與政

願被強迫服從於她們沒有發言權的法

治的程度向來低於男性，這個現象，
 不僅表現在各項選舉女性參選及當選
 的人數，也反映於女性選民的投票率
 之中。女性對自身參政權的行使，所
 呈現的消極、被動，甚或無知、冷漠
 的態度，影響及於政策層面，即是：

刻檢討及反省：我們雖擁有選舉權，
 但是否並不知道，也並未獨立行使此
 項權利？我們是否仍以從屬的第二性
 自視，自願將權利放棄？若女性自己
 不自覺，自己不視自己爲獨立的個人
 ，依然以從屬姿態附和男性家人、朋
 友的政治立場，又如何冀望權利拿來
 照顧婦女？

個別的與少數的男人的問題，在廟
 堂之上被視爲重要課題在對待；與女
 性共同命運休戚相關的課題，只能在
 廟堂之外嘶吼。政治領域中充斥的，
 滿是男人的觀點、男人的意見，偶而
 出頭的一、二句「女性聲音」，反被
 視作是怪腔怪調，引來的有廉價的同
 情、無情的嘲諷，就是沒有真心的支
 持與奧援。

憲政改革中的重大議題，絕不僅限
 於關乎國家認同的統獨與制憲、修憲
 ；新時代的憲法，也絕不以設計國家
 機器爲三權或五權分立爲已足。自國
 是會議以來一年多的時間，朝野對憲
 政的焦點，一直凝聚於一黨之私的政

一八四八年，美國婦女在紐約集會

治權力的奪取與分配，而未見對社會安全與國民福祉，有何創見與主張。吾人須知，憲法一切設計的最高指導、最終理念，是在規定一部促進國民生活福祉的權利保障書；任何制度的設計，都是為保障國民生活權利的手段，不是為便利一黨執政的圖驥。

婦女除平日的社會參與外，更積極於政治參與，一方面是為關心國家政策及一般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亦要將婦女的問題化為公共政策，要求不論女性、男性的從政人物，共同關心解決。同理，婦女不願自外於憲政改造，不願作個憲政浪潮中的旁觀者，不僅是為了參與政治體制，更重要的是藉由體制的參與，來解決婦女問題，進而改革體制以達到兩性平等的社會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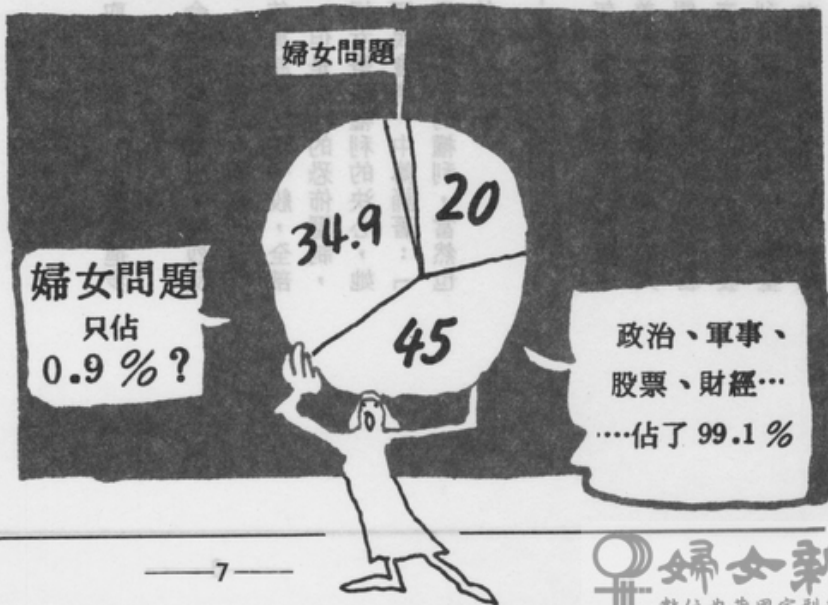
在憲政改造中，吾輩婦女要理直氣壯地高呼：照顧貧、病、老人、殘障、托兒、育嬰……等工作，不是女性的天職，是社會共同的責任；昇遷機會均等、同工同酬、提高最低工資、待產和育嬰期間留職……等工作平等課題，不是個別婦女的困境，是整體社會發展的障礙。我們必須義正辭嚴的指出：男女平等，不是只是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上的陪襯、裝飾，舉凡政治、經濟、教育、社會乃至家庭生活領域，無分性別，應一律

你的一票有力量！



平等。人身自由除應保障其不受來自公權力的非法侵犯外，國家對於婦女人身之被作為質押品，及任何形式的奴隸狀態的漠視、默認，同樣是公權力對人身自由的消極侵害。我們必須毫不留情的指陳；即使今日所謂的政治威權體制崩解，任何一個不尊重女性意識、未能真誠關懷婦女問題的體制，縱然披著民主的外衣，對廣大婦

台灣沒有婦女問題嗎？



女同胞而言，依然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巨獸！

十九世紀的婦女，不願被強迫屈服於不重視她們發言與意見的法律；今日，婦女不能也不願相信，未考慮婦女共同福祉的憲法，會是個真正揭發自由、平等、安全、福利、正義的進步憲法！

婦女參政血淚史

回顧前輩婦女在爭取參政權的漫長路途上，不畏強權，愈挫愈勇，甚而拋頭顱、灑熱血，我們如何能時刻或忘，再說什麼權益不是爭來的，而逃避屬於我們的歷史使命呢？

崔梅蘭

衡諸人類發展歷史，任何權利都是奮鬥抗爭而來的，而不是靠恩賜讓與的，民權如此，婦女權更是如此。

在爭取婦女權的漫長過程中，壓迫和反抗、限制和爭取，不斷相互折衝著。我們的婦女先輩並不是靠著「女性溫婉、順從」的氣質，感動了當權與擁有發言權的男人，致使他們願意「主動」照顧婦女的；正好相反，這些權利是婦女先輩們不斷地鼓湧風潮、反抗與爭取，甚至至犧牲流血的地步才得來的。

法國婦女發表權利宣言

在一七八九年法國國民反抗君主專制的法國大革命中，其「人權宣言」所揭櫫的：「人類生來而且永久享有自由平等之權利」，人民的權利為「

自由、財產、安全、以及對壓制之抵抗」等，都直接間接影響到婦女，使其覺悟到個人尊嚴的重要。但是，當法國婦女們起而親身參與革命戰鬥行動，還組織「共和革命婦女會」爭取權利時，竟意識到那些革命口號中所謂的「人」及「公民」指的都是男性；那些男性市民尤其其知識分子所以主張平等，不過是出於對特權者的嫉妒與仇恨，然而他們何嘗不希望自己也有特權，他們何嘗不是在抗拒平等，尤其是對女人。

尤其是對女人。

一七八九年十月五日，巴黎城內的貧苦婦女，懷著饑餓與憤怒的心情揭竿而起，高呼「麵包」的口號，由巴黎直赴凡爾賽包圍王宮。參與革命的婦女在「人權宣言」之外，另發表「婦女權利宣言」，主張所有立法機關

均應同時爭取兩性權利、自由、進步與安全。

後來在革命中得勢的黨派，激烈反對婦女運動，將幾位婦女團體的領導者，如同對待專制的法王一般，全部送上斷頭臺。但是這樣的恐怖壓制，已不能遏止婦女爭取權利的決心，她們仍然在「國民會議」中傳誦著：「如果婦女有登死刑臺的權利，當然也應該有做官的權利。」

新大陸不是女人的樂園？

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革命的起源，在於當時亞美利堅的英屬殖民地的人民，不滿他們有繳納苛稅重賦的義務，他們的代表卻沒有在英國下議院發言表決的權利。獨立成功後的美利堅，儼然成了有別於傳統保守的歐洲社

會的新天堂，但是對於婦女而言，這兒並不是新樂園。美國早期的選舉權，仍然受到納稅額、是否擁有財產等的限制，並非所有的公民皆有參政之權。即使日後施行所謂的普通選舉，取消了財產額的限制，依然不包括女性的參與選舉。各州的法律全然偏重男性，好像婦女個個都是永遠無法長大的未成年人，毫無自己的意志可言。其他如教育權、子女監護權、財產權、離婚自由權等，在當時更是奢談。直至一八四八年夏季，美國婦女界先進在紐約集會，召開了歷史上的「紐約婦女權利會議」；在美利堅獨立了七十二年之後，她們發表了「婦女獨立宣言」。她們抗議：婦女沒有選舉權，卻被迫服從於她們沒有發言權的法律；大學教育不對她們開放，剝奪她們成爲有能力及思想者的機會；社會中較優越榮耀的職位不讓婦女擔任，使她們必須仰賴男人，過次等人的生活。

這一陣陣抗議不平等與無理限制的聲音，掀起了全美國的騷動；然而許多家庭婦女並不贊成這些舉動，何必到社會上拋頭露面而和男性爭長短。在各地報紙大加譏評，新聞界一鼻孔出氣的聯手抵制下，她們仍然以百折不回的銳氣，至全國各地旅行演說，鼓勵婦女申譴男性的過錯。

美法等今日視之爲民主先進的國家，其婦女爭取平權的進程，即已如此荆棘艱辛，中國婦女先輩們的努力，則不得不更令人肅然起敬了。自清末以降各種新思潮的衝擊，一波波革新運動屢屢屢起，中國婦女們亦開始要改變深鎖閨中的生活型態。

自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存續期間，爲中國歷來女權最高之時期。太平天國准許女子參加科舉，並可從政、從軍，其政、軍制度中，均

設有女宰相、女軍師、女將軍、女兵等。它禁止女子纏足、買賣婚姻，並賦予女子可以分產、夫死妻可改嫁的權利。這一切一反傳統習俗，提高女子地位的措施，固然是由於太平天國信仰上帝教，教義主張「博愛、平等」，視所有男女爲兄弟姊妹，與女權思想無多大干係；且太平天國存續的期間太短，加之四處流竄，對當時社會尙難產生影響但是當深受「儒家傳統薰陶」的曾國藩，自承因痛恨太



十九世紀末美國
婦女爭取參政運
動的領袖之一
Susan Anthony

平軍的「破壞禮義人倫」，故憤而起身組織湘軍衛道、衛鄉、衛國時，中國婦女們也才恍然大悟，千年來束縛著她們軀體、思想的，是那麽冠冕堂皇、牢不可破的禮義人倫。

興女學、振女權的 中國婦運啟蒙

戊戌政變之後以至八國聯軍，這一段民主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茶的時期，也正是婦女運動風起雲湧之時，不繼足運動、興女學運動，都是在此時慢慢擴展開來。秋瑾女士即曾創「天足會」，她以為「欲興女學，振女權，又必先自放足始」。當時有一本鼓吹婦女參加革命，討論婦女革新運動的書，叫做「女界鐘」，書中的許多論點，今日讀來，仍猶如吾輩婦女的暮鼓晨鐘。「女界鐘」認為，要改變中國婦女傳統的生活方式，使脫離奴隸的地位，做自己的主人，有四個絕大的障礙：1 纏足、2 裝飾、3 迷信、4 拘束；女界鐘主張應恢復婦女入學、交友、營業、掌握財產、出入自由、婚姻自由的權利。

這些倡導女權的新思潮與主張，在當時所會受到的抨擊、誣蔑是不難想像的。在一片鼓勵女子接受新式教育的風潮中，清廷學部所擬定的女子師範學堂堂程總要第一則中，竟出現這

樣的字句：「中國女德，歷代崇重，凡為女為婦為母之道，徵諸經典史冊，先儒著述，歷歷可據。今教女子師範生，首宜注重於此。務時勉以真靜順良慈淑端儉諸美德，總期不背中國向來之禮教與懿範之風俗。其一切放縱自由之辭說：（如不謹男女之辨，及自行擇配或為政治上之集會演說等事。）務須嚴切屏除，以維風化。」

證諸女權奮鬥的歷史，婦運的開端與蓬勃，每起於大時代政、經制度的巨大變革中。在變革中，吾輩婦女因受啓迪、覺醒，進而反思自我，其所發起的婦女運動，從未因政治運動的告一段落，戛然停止。政治運動的中止，意味的只是父權權力的改朝換代，受鼓舞的婦女絕不能忍受那些喊得震天震響的口號，被排於性別領域外。

從參政權跨向爭女權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婦女界即已成立了許多軍事組織，如女子軍、女子軍事團、女子光復軍、女子北伐隊等。及至民國成立後，這些組織就紛紛改組成爲政治性的婦女組織，致力於爭取婦女參政權。

當南京參議院制定約法時，女子參政同盟會的唐群英等二十名代表，就曾上書於大總統孫文，要求在約法上規定男女平等的條文。她們在請願書

中言詞剴切地說道：「：：：茲幸神州光復，專制變成共和。政治革命既舉於前，社會革命將起於後，欲弭社會革命之慘劇，必先求社會之平等，欲求社會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權，欲求男女之平權，非先以女子以參政權不可。：：：」

可是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的臨時約法並無男女平等的規定，於是唐群英等女子參政會同志，乃再次上書大總統，痛詆約法上未規定男女平等之非。參議院的男性代表們爲一時應付，乃於同月十九日敷衍了事般討論女子參政請願案，會中女子參政運動者在盛怒之餘，當場與參議員們爭執；隨後並接連於二十日、三十日兩次率眾衝入參議院議場，在士兵的阻撓下，與士兵發生衝突，並將門窗玻璃擊碎。當時的報紙形容這整件事情是「震驚中外」。

就在這同時，英國的婦女界也正爲爭取女子選舉權而奮鬥，她們在請求面見英國首相陳情，卻遭拒斥後，集會示威於街道，並因軍警的鎮壓而有二十餘人被捕。當她們聽聞中國的婦運者與她們相同的英勇事蹟，就以「全英急進女子參政團」的名義，向「中國婦女的苦戰奮鬥」拍電致意。

轟轟烈烈的婦女參政史

事實上，民國初年婦女參政運動的風潮，並不僅止於唐群英女士的率眾衝入議場，隨後在民國十年、十四年在廣東、北京，都曾有勇敢的婦女運動者轟轟烈烈爭取女子參政權的事蹟。

民國十年當廣東省起草省憲時，婦女界由「廣東女界聯合會」領導，集結了三千多人向議會請願，要求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她們所公推的鄧慧芳等六位代表，在進入議會後，竟被毆傷。被激怒了的婦女界，在二天的時間內，立刻召集了萬餘人遊行示威，這一次她們再次來到了代表們被毆傷的省議會，但不再是請願而是包圍。

她們聲言：「反對非法議員毆打請願代表。」並向法院控告傷害。結果婦女界獲勝，取得了參與省政的權利。

民國十四年春，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在一陣軍閥混戰之後召開「善後會議」，其所擬定的國民代表會議條例草案規定：「凡中華民國男子年滿二十五歲，具有相當知識者，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這種顯然將婦女摒除於國會之外的規定，令所有奮鬥了十數年爭取參政權的婦女更形憤慨——段祺瑞更難以「善後」了。婦女代表們一致抗議，遊行示威，愈是遭遇軍警的干涉，婦女們的情緒愈形激昂。她們擴充參政權的爭取為女權的爭取，她們所提出的口號中尚且有七十年後，

我們仍在努力的目標——「反對片面虛偽的真操」，「廢除娼妓」，「同工同酬」，「中國婦女聯合起來」。

中國婦女的參政運動，隨後雖因內戰頻仍與抗日戰爭而稍作了停頓，但是婦女先輩們的努力卻從未止息。即是在戰亂軍興之際，當國民政府預備籌開制憲國民代表大會，各地婦女還是立即集結舉行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為婦女代表名額問題，作未雨綢繆之計。她們還組織了一個「全國婦女競選國民大會代表聯合會」，屢次開會商討如何協助婦女參選，直至各地代表選出為止。

就是靠著這麼一股連結的力量，民國三十五年制憲國民大會中，才能夠提出「婦女保障名額」的問題。

當時制憲國代中女性代表僅佔八十几名，但幾項有關婦女保障名額的提案，卻往往能爭取到三、四百人連署。女性代表們不僅充分發揮了她們合縱連橫的智慧與技巧，更不時在會場內外以充沛的說理與反對的男性代表們論辯。當時參與爭取的許雲章女士，在其回憶文中提到反對提案最力的傅斯年，且曾遭受婦女代表們的聯手抵制；同樣持反對立場的胡適，則在婦女代表們藉宴會之便的說理解釋後，不再於正式會議中提反對意見。幾位女代表會後用餐，聽到隔壁有男代

表們正批評百分之二十的提案，就群起而攻之，並非常嚴厲地說：「男子名額佔百分之八十還不夠嗎？」

為歷史補白

時值憲政改革之際，展望婦女界亟力在憲法中爭取的平等權、參政權、婦女權：：：等，回顧這一頁在「正史」中或被抹煞、或被遺忘的歷史，它惕勵著我們別忘記先進先輩走過的足跡，那真是「筆路藍縷、以啓山林」。

（本篇資料取材於婦女新知叢書「婦女與政治參與」一書，梁雙蓮、薛立敏、馬心韻所著章節。謹向三位致力於婦運史料撰述的作者，致最大的敬意與謝意。）

「婦女與憲政」工作坊

為繼續深入探討婦女如何參與憲政改革，本會將於十月中旬展開系列的小組研討，有興趣的姐妹請洽詢本會。

秘書處

爲什麼要保留婦女保障名額？

賈佩蘭

保障名額的規定旨在維持制度上的正義，使弱勢團體不致在強勢團體的寡佔壟斷下，喪失對社會資源的平等分享。

「婦女保障名額的制度，其法源基礎來自憲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的規定：「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其辦法以法律定之」。但由於婦女保障名額的實施，往往造成同一選區內得票數較多的男性候選人反遭落選的結果，所以，值此憲法改革的前夕，婦女保障名額之存廢，便成爲爭論的焦點。」

反對婦女保障名額的人士，其理由通常是認爲此舉不符「一票票等值」的原則，有失平等。然而，這樣的「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罷了。表面上看來，男女擁有相同的選舉權、被選舉權，但是，權利的賦予雖是無償的，權利的行使卻是有償的，婦女等弱勢團體在社會中往往擁有較少的資源，較無能力和管道去行使權利。拿選舉來說，必須投入大批人力財力，擁有充分人脈金脈者才能贏得優勢，

婦女、勞工、農民或原住民等弱勢團體，而對台灣日益熾熱的金權政治，也只有有在選舉遊戲中苦嘆無籌碼了！

強勢團體的假平等

因此，強勢團體所談的平等，只不過是形式平等，假平等罷了！要使社會各階層得以共同分享資源，實踐平等的真義，有賴各項制度上的規範和保障。而在選舉制度上，衡諸當前台灣社會的選參文化，以及男尊女卑的父權文化結構所造成的兩性不平等競爭環境，我們認爲，現階段憲法中仍應保留婦女保障名額，以提升婦女參政機會。

世界各國的立法上，雖鮮見婦女保障名額的規定，但在政黨政策或黨章中規定婦女參政的優惠的例子，則屢屢可見。例如西德的綠黨規定其參選名單男女各半，且對純粹婦女問題，





婦女代表有優先表決權；德國社會民主黨亦自一九九〇年起以積極的優惠措施 (affirmative action)，由廿五%開始，以分期進階方式逐步提高婦女候選人的提名比例，直至四〇%爲止。由於德國的選舉採比例代表制，政黨對婦女的優惠政策，可以具體影響選舉的結果。

再以瑞典爲例，自一九七〇年起，瑞典自由黨決定引進「婦女保障名額」的觀念，建議在五年內，保證每一階層的黨部至少有四〇%的女性黨員。而後其他黨派爲了爭取婦女票源，也陸續跟進。到了一九八〇年，北歐各政黨在每一階層的組織中，都有至少四〇%的女性，這就是北歐婦女參政的基礎。先有許多婦女在政黨中參與決策，然後再使婦女進入議會，在

這之前，女議員只占八%，現在占三十八%。下一步，便是使婦女進入政府執政，現在的北歐，政府組織中有三分之一是女性。

「保障名額」的觀念，其實不僅止於選舉制度的規範上，在許多社會資源的分配和使用上，也可用來保障弱勢團體。

在瑞典有個規定，進入高中的學生若決定接受職業訓練，四〇%的「保障名額」應該給予較弱勢的團體。例如在護士訓練裡，四〇%的保障名額是給男性的。

從一九二〇年代開始，瑞典開始把保障名額制介紹到中學教師的培訓上，規定男女各占半數，由於較多女性願意投身教書的行列，所以，保障名額的實施，使得女教師往往學歷、資歷較男教師爲高，爲了使孩子成長時期能得到兩性的共同照顧，男性得以較差的學歷、資歷進入教育界。接下來，「保障名額」的政策開始推向權力多由男人控制的更高專業領域，就在十年前，瑞典終於設下規定，大學教授的教職，如果男女申請人的資歷相等，應優先選擇女性。

各種保障名額的規定，旨在維持制度上的正義，使弱勢團體不致在強勢團體的寡佔壟斷下，喪失對社會資源的平等分享。然而，如何能真正落實

實質的平等，仍是一條漫長艱辛的道路。

提昇女性意識展現婦女實力

拿選舉制度中「婦女保障名額」的規定來說，保障名額的規定，只能確保婦女參政名額的最低下限，同時，從過往台灣婦女參政的歷史看來，當選的女性，不是政治家或黨部動員支持的候選人，就是知名度高的政治受難家屬，她們的當選，背後仰仗的仍是男性的動員力量（如婦工會、婦女會之從屬於國民黨）或者是父權的意識型態（代夫出征），未能以婦女的權益爲本位思考。因此，要使婦女的聲音真正能在公領域的各項決策中發揮影響力，一方面，有賴更多具有女性意識的婦女踴躍參政，在各政黨、議會、政府部門裡，爲婦女代言，爭取婦女權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須有更多的女性選民，自覺地行使選舉的權利，唯有婦女們團結起來，用選票展現婦女的實力，才能讓婦女的聲音在男人主控的政治競技場上受到重視。

註：本文有關瑞典保障名額制度的資料參考自 Marina Thorsborg 博士一九九〇、十一、三十來台演講內容。

九〇年代歐洲婦女遊說聯盟

李金梅譯

婦女主動尋求參與主流政治，建立跨國合作的政治組織是歐洲當前的潮流，但如何兼顧婦女多樣化的權益、落實聯盟組織仍有待考驗。

「歐洲婦女遊說聯盟」是在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跨國會議中正式成立。

此遊說聯盟的宗旨在於：建立一個基於「歐洲共同體」層級之上的常設婦女權益機構。參與聯盟的婦女代表有的是來自非官方的婦女團體，有的是諸婦女團體所形成的同盟組織（其中有跨國合作的組織，也有以一國為本位的組織）。

隨聯盟的成立激發了許多有關婦女參政的問題，如：此聯盟成立的組織型式為何？其組織婦女運動的潛力又如何？……等等，影響及現階段婦女的參與主流政治活動，以及婦女多樣化的權益將如何得以藉此歐洲聯盟的力量來代言之。

早在八〇年初「歐洲婦女聯盟」的

構想即已提出，可惜在當時成為議而未決的懸案；同時期提出的「歐洲共同體青年法庭」卻早已成立經年至今。當年聯盟構想遭到擱置的主因是來自各國婦女團體內訌和所致：「傳統」的婦女團體與「女性主義」的婦女團體之間的疏遠與彼此敵視（註1）使聯盟成立的合作基礎非常脆弱；再者，「女性主義」的婦女團體普遍在當時對於參與「歐洲共同體」之類的主流政治活動感到興趣缺缺。

傳統／女性主義團體手牽手

走過八〇年代，無論如何，上述兩派婦女團體之間的疏遠與敵意已逐漸消褪——「傳統」的婦女團體變得激進起來，而同時「女性主義」的婦女團體也認清了「參與主流政治」的必



要性。此趨勢反映在愈來愈多的婦女加入「歐洲婦女聯絡網」，以促成草根的婦女團體能與上層的歐洲國際政治相聯結。

據此，聯盟的構想遂得以回鑪抽薪

，在一九八七年倫敦召開的「歐洲共同體」婦女組織的研討會上又重新進入議程再審。當時會議桌上的出席代表比例，「傳統」的婦女團體約是「女性主義」的二倍多；在大會上一致通過無異議「成立聯盟案」，並且著手自「歐洲委員會」尋求基金協助聯盟成立的前置工作。

大會還選選了四十位婦女代表組成籌備小組，這些代表主要是選自「歐洲委員會」轄設的兩個婦女機構的工人員，以及在倫敦大會上「眾所週知」的婦女界人士。選選的標準設定在以「建制完善」(well-organized)的婦女團體為優先人選的辦法，雖然還不致於全面排擠掉「女性主義」的婦女團體代表(因為，在「女性主義」的婦女團體之中，亦不乏稍有組織結構建樹稱佳的團體，雖然，在各國的經營狀況是相當不同的。)，然而，上述選選辦法卻清楚明白地排斥掉許多以貧窮婦女或黑種/少數/有色民族婦女為主體的婦女團體成為籌備小組的代表，因為這些窮女人的團體多半難以形成如大會所要求的「建制完善」的婦女組織。隨後兩年，聯盟的基本組織架構與章程內容的草擬工作持續在進行著，拳拳大者如下：

△凡基於平等原則而肇造的泛歐洲婦女組織，在聯盟的會員代表大會上

均應享有直接代表權。

△各國境內的婦女團體或合作組織得推派四位代表發言人。

△聯盟的宗旨在於為婦女權益代言，包括「最弱勢與最不建制」的婦女，並謀求在「歐洲共同體」層級上為她們提昇福祉。

△聯盟的功能並不僅限於遊說，還包括：資訊交換並發動跨國的政治示威。

△聯盟的會員代表大會將選舉二十人成立專責辦公室，負責推動各委員會的成立並選聘辦事人員。

上述條款是否得孚眾望或真正深入各國人情民意，實有賴於四十人籌備小組的組織才幹、可動用的資源，以及各婦女團體的狀況而定。

就落實「共同體」的組織架構而言(雖然也許在未來會遭到變更)，聯盟所公佈的原則性條款並不會就各國的代表發言人應如何選選產生的程序做出詳明一致的規劃：以英國為例，選選的方式是依地區產生——由蘇格蘭、北愛爾蘭、威爾斯以及英格蘭四區，各推派代表一人；相反的，荷蘭卻是開放給所有的利益團體來分配——分別是由女性主義陣營、傳統婦女團體、少數民族婦女，以及婦女衛教團體等，各推派代表一人；然而，其他的國家就難以達成平等原則，如德

國最大的傳統婦女諮詢會「德國婦女會」the Deutsche Frauerrat即將所有代表名額盡納為其附屬的婦女團體

的特權：：：：；聯盟內部已針對這些因代表發言人選問題而來的抱怨與爭執，而特別設立專案委員會來解決。

白種/專業/少壯派為主流

在一九九〇年九月，聯盟的開幕典禮大會上，約有七十餘位婦女界人士出席。這些女士大多出身：白種/專業/少壯派，她們各有不同的背景、專才、以及不同的政治主張；如：出席者中有代表商業公會的婦女，雖然並不是佔多數；為數最少的有色/少數民族婦女的代表僅二位出席(其中一位應選進入聯盟的專責辦公室工作)。

開幕典禮當天的氣氛似乎是相當具建設性的。其中一位與會的女士感言：「大家都表現出成熟的風度，都在為聯盟的共同目標而努力，沒有人故意搗蛋扯後腿。」

聯盟開幕式的主要工作是在宣讀並確認組織章程、選選專責辦公室的負責人，並研擬一套聯盟實際運用的工作程序，以適合各種不同政治認同婦女可茲廣加利用。

開幕典禮的最後，推出了一份聯盟工作企劃的草案書，可惜的是大會僅

就廣泛原則討論而匆匆帶過。草案書中詳列了九一年度的工作重點（註2）在於：歐洲共同體促進平等機會的第三行動案，此案的原定目標經大會討論後被大幅摻水，稀釋了許多原先的激進構想，並且顯然勢必需要後續強而有力的遊說壓力才能推動此案的計劃。

草案書還包括其他的工作企劃案，如：針對歐洲共同體之內婦女貧窮化的議題，成立研究計劃並設定行動目標改善之；評估在聯盟中協調各國建立對黑種／移民／有色少數民族婦女遷徙程序的功效；至於聯盟專責辦公室的優先工作目標則是在為明年度的經費開支籌措基金，至少會先從現存的歐洲共同體常設機構下手尋求補助。其實，前述的工作企劃都必須要在下列兩個前提下才能逐步實現：

第一、聯盟的實力與才幹以及其資源網絡，是否真的强大到足以在歐洲現實國際政治中，產生衝擊與一定的遊說壓力？

第二、聯盟是否真能如其宗旨所揭櫫的——廣納差異、以平民輿論為主、並善盡代議的職責，（還包括經費資源充裕的前提）——以全歐洲共同體之下的婦女權益促進而努力？

「民主」與「效率」的兩難

由是觀之，欲實現聯盟的宗旨，顯然會面臨許多交相衝突的困境，如：以「平民為主」的作法勢必會拉低聯盟在才幹與效率上的實力，反之，若太過強調功效而流於型式菁英主義，就更難於保障中、下階層婦女的實質權益；：：：理論上，「民主」與「才幹」兩者應該是可以同時兼顧的，如果「才幹」能有效地為廣大的「民主」而服務，並且，多樣化的作法與目的取向也都能廣為被聯盟所接納，最重要的是，聯盟此機構本身能真正在布魯塞爾的國際政治舞台上，廣為各國各階層婦女代言。

有趣的是，像聯盟一般以歐洲跨國合作為宗旨的政治組織是如此的罕見，而使得聯盟幾乎遍尋不著一個較好的前型典範以供經驗參考。尤其在布魯塞爾市的遊說政治傳統，就一向是一種菁英主義式的特權行業，遊說者的利益是在於尋求「自主」而非「代言」。也正因為如此才益發彰顯跨國的大眾政治的迫切性，並據以挑戰傳統受科技官僚與企業菁英所主控的國際遊說政壇。

婦女主動尋求參與主流政治並建立跨國合作的政治組織，已是當今歐洲政治趨勢所必行的潮流走向；然而，類似的跨國合作組織，在現在各國境內卻難以成立（如：跨區域的婦女聯

盟組織）。

譯者按：本文作者凱薩琳·赫斯基為英國渥威郡首府技術學院的高級講師，她所從事的學術研究重點在：「歐洲共同體」相關婦女權益的政策、以及歐洲境內的婦女團體的組織；：等，她本人在「歐洲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者法庭」（European Forum of Socialist Feminists）非常活躍。

本文譯自「Feminist Review」，No. 38, Summer 1991, p. 67—70。

※註1：「歐洲共同體專責辦公室」所謂「傳統」／「女性主義」的婦女團體的分野，在於：前者是在既存體制下運作，而後者則企圖嘗試要改變體制，不過，其實在兩派婦女團體之間是有相當的重疊存在，而且，兩派之內也有很大的差異。

※註2：八〇年代以降，歐洲共同體所有有關婦女權益的政策，都是透過「行動案」的方式來執行。這一類專案企劃都會包括相關經費支援的上下限預算表，並具備強制「歐洲委員會」轄下的所有負責婦女議題的工作人員都必須照章執行權威；因此，專案內容的企劃對未來婦女權益的落實是極具影響力的。



呼喊女性藝術的聲音 ——「女——我展」的序言

這個由女性藝術家的聯展所呈現的是二十世紀末生存於台灣的、女性的、藝術的、探索的過程。

從「孟母三遷」的故事可以看出中國女性的智慧，她們早已明瞭一個「好」的環境影響人類的行為反應至鉅，但女性卻很少了解到「女性」這個族群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一個難以憑個人力量突破、改變、遷徙的環境之下，而它對於「女性」要發展成獨立的「人」，是極為不利的。

行為主義大師史基納對「環境」的一些看法可以給我們參考：
——「環境」是許多物種得以形成的原因。
——「環境」並不是以明顯的方式來發揮它的作用；它並不推你一把或拉你一下，它在「選擇」。

——「環境」的引發作用被稱為「刺激」，而它對有機體的影響被稱為「反應」，兩者構成一個「反射」。
——我們可以控制環境，人類基因的遺傳只能很緩慢地被改變，但環境的變化對人有快而顯著的影響。

由此我們不難了解女性之心理與行為的形成，實在是由於環境之刺激、選擇加上人類基因遺傳（天擇）所塑造而成的，而女性意識到整體女性的無能、殘弱及封閉後，解放的方法，便是把環境的選擇和人類基因遺傳的

天擇，這種強迫的「輸入」，用內在的「處理機構」轉變成「輸出」。
女人的自由、尊嚴與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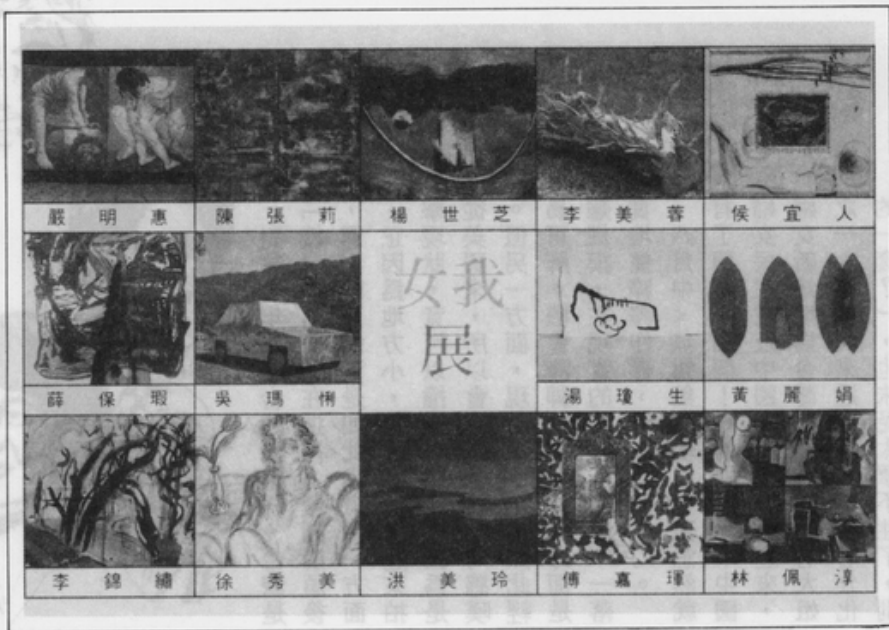
至於個別女性心中的「處理機構」是何種機制？因每個女性的人格、精神狀態、生存經驗、內容、位階均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自由」、「尊嚴」和「價值」是主要關鍵。

判定一個「自主人」（或自主女性）所需的「自由」，並非僅是為了獲得「自由」的感覺；而逃避或破壞控制者的勢力，它還要求有效地減少整個種族所受到的各種威脅的行為方式。「尊嚴」並不是指獲得實質的稱讚、認同、獎勵或榮譽，而是要培養出一份「讓人警惕的力量」。因為群眾對那些「毫不起眼」的事物，毫無尊敬可言，只有讓人警惕的「力量」，才具正性增強作用。
而所謂「價值」並不是指具有多少

嚴明惠



下右：
傅嘉理
「番潘朵局部」
下左：
李美蓉
「被困」



姿色、財富、才華或幸福感。而是要去詢問自己「能夠」做什麼？要問自己「應該」做什麼？這才是女性「價值」的積極性。

在整個女性族群中，一個誠懇負責的女性藝術工作者較有機會體驗「自由」、「尊嚴」及「價值」之意義及

必要。

也就是說在女性這個族群裡，已有部份女性正從事人類基因傳遞的改變，同時也藉著思想和行為改變社會的選擇。（婦女運動最後的目標不僅是兩性平等，其實是政治性的改造環境，俟環境改變完成，後代女性所接受的刺激會隨著改變，這會引導女性族群在「物競天擇」的進化理論上不致於被淘汰。）因此，我們說今日女性之要求突破和解放，是受種族進化過程的必然性使然也不為過。

女性與當代藝術的對話

這個畫展便在此立論之下集結起來，用來記錄、呈現女性與現代藝術的對話。參展的每個女藝術家雖各自有其不同的藝術信仰、摸索的背景、先天的限制、進展的方向和速度，但她們的藝術行為卻都是一種難能可貴的事實，因為她們正在進行使女性族群免於被淘汰的任務，何況她們之中不乏擅批判、思考、行動、組織、反諷、顛覆、理性、抗爭、嚐試、……等特質。這些特質提供許多「新藝術」的可能性。她們並不因「女人」而殘廢，相反地，她們因「女人」而使身內的「處理機構」得以「輸出」不僅是男性也可能是藝術史中從未發生過的新的藝術形式和內涵，而這是生

產自女性的智慧、思維和主張。

這可能是繼「台灣泛印象派化」、「東方、五月大抽象化」之後，台灣藝術史上女性首次試圖掙扎著要喊出自己的藝術聲音。

這僅是一個起步，所發出的共同的聲音與語言也許不夠精準，但這並不減損一個畫展的品質。相信一個生動活潑的藝術活動，必有其豐富的特殊性和其同性。而這個畫展也不是一個藝術家的最後終結，它是一個二十世紀末生存於台灣的、女性的、藝術的、探索的過程。

我們僅強調這是個過程。

永遠不要忘了一個文化可生存或滅亡的事實暗示了一種「演化」，並且它與種族的演化有平行的關係。今日女性之能思考、創造，不會妨礙到種族的生存，反而是一種新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更是整個社會期待已久的喜事。

一個文化的習慣，就像一個種族的特徵一樣，是由其成員來攜帶的，把他們傳遞給其他成員。大概說來，攜帶一個種族或文化的個體人數越多，則它的生存機會也越大，那麼為什麼不讓女性在攜帶胎兒這個屬於動物本能的「性別任務」之外，也能攜帶起較高層次的文化產物，以做為整個種族進化上的重要碼碼。

什麼樣的「婦女黨」？

專訪兩黨主席吳思慧、吳心人



對於去年才回台的我來說，台灣是「機會之島」。在這裡，體制崩頹後，露出的可能竟是如此赤嫩。一方面，正因為地方小，將力量凝聚起來拍擊現狀，竟可以撞出缺口——因為是從美國來，所以會有這麼反動的感覺。但另一方面，現狀又不全是如此輕易可解。機會淹脚目，機會本身卻是難捉摸，在現實的崎嶇上遊走，一落實地便淬淬作響，令人疑真似幻。

八月中，無聲無息地，台灣忽然就有了兩個（兩個！）婦女黨——中國婦女民主黨及中國婦女黨。說起來，婦女新知忝為台灣女性運動的老大姐之一（怎麼又來這中國父權階層分化的一套？），也未免太罩不住了，別

的團體對這件事漠不關心猶有話說，我們自家的事喜宴都開桌了才接到帖子？不過這也無可厚非，因為兩黨的成立著實隱秘，各界自然不免揣測多多。據一些消息來源不明的報章報導，兩黨財力雄厚，且對二屆國代競選有興趣云云。無論如何，對兩個以婦女為訴求對象的政黨的建立，我們自是樂見其成。以下就是我們訪問兩黨的大概內容。

吳思慧強調家庭為重

我們先造訪中國婦女民主黨的創黨人吳思慧。出身於健身物理治療業的吳思慧開宗明義表明她認為台灣婦女已在社會上有相當地位；而建黨本身就已直接提升婦女形象，至於黨務的推動，將以家庭為單位。

該黨建設藍圖以社會福利為主，包括：老人、幼教、青少年、就業、殘障疾病復健等。

吳思慧表示婦女民主黨醞釀已久，但年底國代選舉來不及，目標鎖定明

採訪／蔣慧娜、鄭美里
撰稿／蔣慧娜

年立委選舉。而短期內的工作目標是吸納黨員，建立地方黨部；中程是提升黨部財務運作，跟工商業做交流，以輔導女性就業。目前與世界客屬總會、家庭教育協進會、婦女會、女獅會和女青會都有連繫。黨章允許黨員跨黨，而吳思慧也透露，開召集大會時有不少在野黨派遺代表參加以示支持，但不方便指出是那些人。目前擁有三千名黨員，實力重鎮在新竹以北。就長遠目標來說，她覺得社團力量畢竟短暫，要推動政策，還是必須著手培養優秀從政人才。除了吳思慧本身的事業基礎外，她表示她先生的事業也是婦女民主黨的經濟後盾。

就實際的黨務推動，吳思慧覺得現有的社會福利制度不完整，但強調她的黨希望能以行動補執政黨的不足，而非與之對立，走上街頭一類的抗爭手段她亦覺太激烈。形成福利政策的過程，她相信，應經由民眾自己站出來講話，而傳達他們心聲的管道就是在各鄉鎮縣市設立的服務中心。這些



服務中心另將設有「婦女知心專線」及「協調委員會」，協助已受傷害及需保護的女性。

當我們指出女性本身為許多縱橫的利益衝突所區隔，不能單純視為一個水乳交融的實體時，她承認民主婦女黨的定位群主要還是中產階級婦女。而目前黨員主要包括幼教界人士、復健醫療工作人員及家庭主婦，但將來亦歡迎其他弱勢團體，如妓女、女工等推選出代表。對另一個女性政黨的存在，她的反應很輕鬆，「可以大家一起談嘛！」她說事先也沒有得到消息。因為組織尚未完成，還有待進行。

吳心人欲開拓美容業的政治資源

我們訪問的第二站是中國婦女黨。黨主席吳心人在美容界領導女性工作已近二十年，去年主辦「第一屆中國媽媽選舉」，當時因婦女新知曾至選美場外抗議而控告婦女新知，可謂「稍有淵源」，目前是整體美容協會、美容業職業工會：：：等四個會的主席。她強調婦女黨的訴求將比較軟性，要發揮的是女性特點，女性獨特的人脈關係。訴求也是改善社會福利、教育和增加女性就業機會。她直截了當的指出，目前雖有女性參政，但為兩黨政治現實鉗緊，吃果子要拜樹頭

，不可能只有自己的角色。中國婦女黨只招收女性黨員，為身處兩大黨間不知何去何從的婦女找出路，提供團結的機會，及培養有立法、從政能力的女性。為了有彈性地發展，除了中央級幹部，黨員可以跨黨。吳心人說：「我們才是真正的婦女黨，全世界唯一的女性黨！」目前婦女黨的群眾基礎有兩萬，以吳心人在美容界的人脈為主，包括美容協會、職業工會全省分會的會員。

吳心人對自己的領導魅力很有信心，她說自己的個性向來「不作第二」，因此要在最快速度內成立婦女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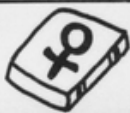
對建黨的信念，她自稱，是務實的：「要吸引黨員，就得給她們福利！」

「福利的一項來源是黨員事業，參入即可得到優惠，換言之，她成立婦女黨的首要目的在開拓美容業女性的政治資源，第二則是完整的女性教育，如產期、育兒須知等。她指出，社會現狀根本不允許大部份女人只做家庭主婦，因為單一份薪水已無法維持家計，因此托兒中心的重要，不言而喻。她追加一句：「家庭重擔不能都給先生挑啊！」

話談起勁了，我們又「本性難移」地疑問：今天在台灣女性掌握的政經社會資源仍極有限的情況下，建立兩個女性政黨豈不分散了力量？吳心人

也答道當初建黨並不曉得那邊在籌劃。她認為兩黨人脈分佈的層面不同，所以沒有必要爭，何況她是工會、美容會「黃袍加身」推選出來的。跟中國民主婦女黨一樣，她們的建黨過程也儘量保持隱密，等一切就緒才公佈。她認為反正婦女都是一家人，不應有什麼衝突；像她本身，就完全無黨無派。她笑道：「全台灣百分之九十的女性每個月都要上美容院啊！」

我們又提出，不同社經階層、背景的女性有迥異，甚至衝突的利益，——比方說，妓女和家庭主婦之間的利益衝突——單一的婦女黨是否能接納並貫徹這些不同的政見？吳心人表示，只要家庭結構完善，教育、職訓做好，她相信這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當我們再指出女性販賣肉體常是為經濟結構所迫：如工廠停工、女工流入城市後的困境，吳心人表示不同意這類處境的女性別無選擇，光美容業就有許多就業機會啊！至於其他女性弱勢團體如單親媽媽，她相信那只是一種過渡現象，雖說離婚也可視做民主進步的附屬產品，代表女性比以前有更多自主權。她堅信只要教育貫徹，許多現有的女性問題都可得到解決。站在婦運的立場，對於婦女黨組自己的政黨自是樂見其成，然衡諸中國婦女民主黨及中國婦女黨，雖已標舉



婦女參與公共政策，但卻缺乏對實際婦女政策的規劃，且黨綱中雖說號召全國女性團結，卻均未挑戰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結構，而以鞏固中產階級父權中心家庭制度為前提，而無法照顧到弱勢的婦女。在婦女意識仍低落、

婦女資源極有限的情況下，難免讓人遲疑。而兩黨雖皆強調婦女及社會福利，但在台灣既有的惡劣的政治文化中，其政治立場為何也頗為曖昧。婦女黨是否真能超越既有黨派之爭，獨樹婦女參政之一格，從根本上顧

及所有婦女之權益及福利，或者只是搭婦女保障名額的便車，著實有待婦女朋友擦亮眼睛。我們也在此深切期盼她們能為婦女盡心，而不要陷入政治分贓的結構中，為既得利益者服務啊！

編按：繼本刊上期「大學校園裡的性別歧視」專題，本期再以三篇文章深入評析教育上的性別歧視，期能有較全面的探討。

誰怕「女學生」？

——解構男性中心的大學論述

：妳們負擔不起坐在這兒接受教育，如果妳認為自己在要求教育的話，妳將會做得較好：在主動與被動之間，特別是對女人而言，可能正意謂著生與死的差別。

—by Adrienne Rich《On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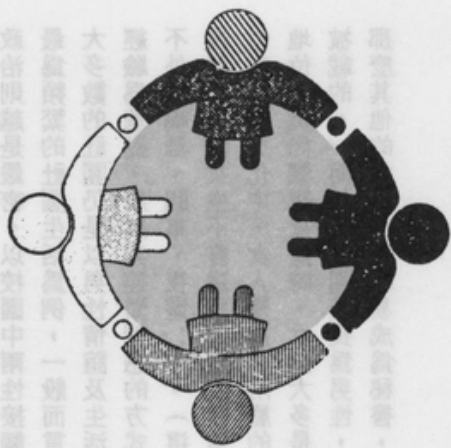
貢獻這所大學予宇宙的精神？

相信有不少人看過諸如「未央歌」、「鐘聲二十一響」、「擊壤歌」（註1）……等這類的書，「大學生」

的模樣與生活點滴，早在我們進大學之前便透過各式各樣的小說人物描寫以及各種媒體宣傳（如校園民歌），生動地活在我們的腦海裡，並潛移默化地指引著我們的大學生活。然而，

迄至八〇年代末校園改革運動蓬起之前，比較主導校園思想活動的卻唯「大學之理念」（註2）這類的莫屬了；它告訴「大學生」們要具備基本的人文素養，要關心社會國家大事，並

孫瑞穗



且能擁有知識分子的胸襟與宏偉的世界觀。這種自由主義啟蒙式的大學論述，曾一度極有效地動員了校園中的菁英從事社會改革。表面上看來，這一套界定校園主體的論述視大學社群中的每個個體是均質而平等的，是沒有階級與性別之分的，然而，更準確的說法其實是，傾資本階級與男性中心的言論佔領了校園公共空間的絕大部分，其他的聲音（如：女性、原住民、工、農等聲音）則是被拒斥在議程之外或者被趕至私人領域中，是不被聽見的，是個人自己的事。

由於男女兩性生成過程（Process of Becoming）的差異，以致於能夠被這一套以男性經驗為主的校園論述所動員的，當然多數為男學生，以及極少數的菁英女性。接下來我們不免想問：那其他的「女」學生呢？她們到哪儿去了？從事什麼事什麼樣的校

園活動？事實上，由於上述所言的「男性中心」的校園論述忽略了一般「女」學生的經驗，進而矮化其主體，使得絕大多數的女學生在校園中找不到認同；另一方面則是父權家庭要再生產，需要繼續培養未來的妻子與母親，也就是要再繼續鞏固「男」公域／女」私款域」的權力關係，因而藉著通過「家庭」這一社會制度來阻礙「女」學生進入校園公共生活，使她們去政治化（apolitical），淪為校園次等公民。（有關家庭制度對女學生的壓迫，請參考本刊上期專題張娟芬「班上女生怎麼了？」解析父權家庭下的性別歧視文化」一文）

「女學生」是校園中的次等公民嗎？

女學生在校園中的弱勢地位，使得我們不太敢去承認自己是「女學生」，就像我們無法大聲地承認自己是「女人」一樣。而校園中的性別歧視蒙上了一層面紗，正需要我們勇於揭穿並加以批判。以課堂中的師生關係為例，據聞歷史系某男性師長一見到班上男女多並比例懸殊，便立刻嘆道：「時不我予，男同學要多加油期許自己成為時代的見證、優秀的歷史學家；女同學們則雖然不能成為『湯恩比』，至少可以學習成為『湯恩比的媽媽』……」；又如政治系的某男教

授一開學便向對大學抱著同樣熱情與期許的男女新生們說：「近年來能夠成為優秀政治家的實在是太少了，男同學們需要嚴厲要求自己，女同學麼，我看……（他笑了笑）只要看準了適當的對象，準備當『政治家夫人』可能快些……」女學生正是在這樣的「教室暴力」中不斷被矮化與否定，因為所謂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等，稱之為「家」的都暗示著是一個「男人」，雖然它裹上一層層「中立」的外衣；而且像這樣的暴力則是自從女人進入教育體制的那一刻起便開始了。

教育體制對待男女學生的不平等以及教育資源分配之不均，也可以「女生宿舍」這一例子來說明。女生宿舍是校園父權政治最典型的表現。在空間上，它的位置多座落於校園之內（有別於男生宿舍多獨立座落於校園外），因此要走進女生宿舍需先選學校的大門，宛若一個父權家庭的原型；先選家門再進閨房；且由於錯落在有限的校園基地門，因而它也不能像男生宿舍那樣，能有一寬敞的停車場，似乎在暗示著女學生「沒有」也「不需要」使自己有行動力工具。在住宿的制度設計上，則在校園自治運動未起之前，是由「阿姨」（女學生對宿舍中的女家長之暱稱）或女教官來管

理生活的秩序，藉由通過對生活種種細節的規定來規範女學生對她們自己身體的想像以進行性控制，甚而通過洗澡、供電、門禁等時間的限制來約束女學生的公共生活。與男生宿舍比較起來，女生宿舍普遍呈現疏離的狀態，其中的女學生們在意識上去政治化，因而其所受到不合理的待遇，便無法以一種集體的方式使問題躍升政治議程之上，更無力要求改革。

除了上述所列舉的教室暴力及女生宿舍的教化之外，校園最為活躍的社團生活亦是如此。女性主義者凱特米列（Kate Millet）曾經為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下了一個定義，她說：當一個團體統治了另一個團體，它們的關係就是政治的。……而性政治的表現就是男人通過男性優勢的意識型態來統治女性（註3）。尤其是難以啓齒的個人性關係領域中的政治則越是嚴密。以校園中兩性接觸最為頻繁的社團生活為例，一般而言大多數的社團仍是以男性情誼及生活經驗為基礎，所以其連繫情感的方式不外乎喝酒、飆車、夜遊……。這裡並不是說女生不會這些，而是在男性中心的文化中，女人變成了附屬的地位，例如飆車夜遊時，女生大多是被載的。而如果社團社長為男性，那麼其他的女生則很容易成為秘書，

「毅然」擔任起文書處理以及感情調節的角色。倒不是說後者工作在經營社團時不重要，而是事務分工明顯地與性別的角色不謀而合：男生處理思考性、有創造性的工作；而女生處理事務性與操作性的機械工作。然而，由於社團生活的另一面是異性戀者的求偶空間，男女兩性都在這裡進行性的社會化：使男生更像「男人」（更有權力以及更具主動攻擊性）而使女生更有「女人」的魅力（意謂著更加被動柔弱需要被照顧），以便順利完成異性戀體制的再生產，情慾關係使得性政治的內容變得更複雜。然而，其中女性經驗的不被瞭解與扭曲，卻是無法命名，其痛苦與需求無法被大聲地說出來。我們不禁要問：學院中的女性要在此劣勢的環境中求生存，難道只能沈默嗎？

努力能使妳美夢成真？

到目前為止，也許大多數的校園女菁英仍會認為：的確存在著性別歧視，但被壓迫的絕不是自己。女菁英們心裡明白，未來的就業市場已為她區隔出一片空間，她們也知道，大學的學歷早已為她區隔出一片空間，她們也知道，大學的學歷早已為她們打敗了那些高中高職畢業的女工。「坐在明亮潔淨而具有現代化空調設備的辦

公室裡工作」是支持女學生能屈就現實中性別歧視的美麗遠景。然而，現實果真是如此嗎？

為了因應六〇年代末經濟發展、產業的升級以預備向世界市場進軍，於是勞動市場需要廉價的勞工以及大量低薪的管理人員。民國五十七年九年義務教育的改革創舉，使得一部分的女性得以逃脫被逼輟學養家的命運，而能進入高等教育體制受教。當然，這些人就是現在的女大學生，未來的低薪高級管理人才。這種勞動力市場的區隔使她們誤以為跟資本主義市場中較無競爭力的女人不同，「努力能使妳美夢成真」的神話切斷了具有優越感的女學生與其他女人的連線，也正是支持校園中性別歧視的幫兇。

也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了解到教育體制在維持整個父權制度的再生產過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在整體教育系統的不同層級中進行不同層次的性別社會化，而此同時又為資本主義的性別分工體系所加強與鞏固——要溫馴的勞工，更要溫馴而廉價的女工。

誰怕「女學生」？

由此看來，「女學生」不再是沈默、保守只會談戀愛需要被保護的代名詞，獨立脫落於校園與社會了。事實

上是她們高度地被父權社會中的「女性」論述所動員（壓迫），爲了進入另一父權家庭而苦苦準備。近年來校園民主化運動的風起雲湧，雖然帶動校園風氣的開放，也帶進了許多不同的聲音。然而，之所以缺少大多女學生的參與和認同，仍是因爲性別差異與矛盾沒有被挑戰，儘管是反主流的聲音，卻仍然是男性的聲音。因此，

「女學生」需要從舊有男性中心的大學論述走出來，我們需要一新的發言主體以及抗議的形式，並且也只有女學生開始站在自己的立場發言，講出自己的問題跟需要，才能反抗父權教育對我們的矮化；而一個真正沒有性別歧視的校園，也才正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校園。

屆時，誰怕承認自己是「女學生」

性別歧視的教育系統



傳統模式



自由選擇

「因工商界的大量需求，男生將優先錄取；女生轉系非以第一志願申請者不予考慮。……」

以上這段文字，係錄自台灣大學會計系七十八學年度轉系資格規定，刊登於學生會出版、免費發給所有新生的七十九學年度《新鮮人》手冊（見第一三二頁）。這是一段令人震驚的文字，它的口氣是十足的霸道，自以爲是（「大量需求（男生）」有何依據？誰說可以用作教育政策的標準？），它所傳達的性別歧視訊息，則是明目張膽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女生

黃毓秀

呢？

註①：【未央歌】 鹿橋著

註②：【鐘聲二十一響】 阿圖著

註③：【擊壤歌】 朱天心著

註④：【大學之理念】 金耀基著

註⑤：【Sexual Politics】

Kate Millett. 民粹主義



：：不予考慮」，這種想法、作法，是一個民主、公平的社會應該有的嗎？這則文告無異於一記耳光、一付枷鎖，加諸所有的女人！因為它傳達「女人（活該）沒出路」的訊息，加深社會對女性的輕視，造成惡性循環，使得女性更加沒出路、命運更加困苦。

這本《新鮮人》手冊是我的「大一英文」學生給我的。他們七嘴八舌地告訴我，並非只有會計系優待男生，其他許多系也是如此，只是手法不那麼公開罷了。這使我深深了解，台大會計系的情形或許不是特例，而是冰山的一角，顯示教育體制跟社會習性之間的相互呼應。

這種呼應，從最低層的學前教育就已經顯現出來了。根據八十年出版的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全國私立幼稚園學童男生為女生的一·一一倍，公立幼稚園為一·〇三倍（我國人口粗出生率男性約為女性的一·〇六倍），顯示父母傾向於將兒子送往昂貴的私立幼稚園，而女兒往往就看她是不是抽得中公立幼稚園的籤。

國小、國中是義務教育，男生女生機會均等。但是，統計資料顯示，昂貴的私立學校學生比例仍是男多於女，尤其是私立國中，男生人數高達女生的一·五倍！

以上的情形顯示父母、社會對男性投以較高的期望、較多的教育經費。如此下來，男生有比較強的升學競爭力，因此，到了高中，情形改變了：便宜、優良的公立學校學生以男生居多，是女生的一·一八倍。

男生不僅享受較多的公立高中教育，而且，父母也花費大量的金錢讓他們補習。補習（課外的或「國四」、「高四」的）這一部份的情形沒有正式統計資料，但是，從大專聯考重考生錄取率男生高達女生的二·六倍（！）的情形，大略可以推測父母們也必定花費了相當於這個倍數的補習費於兒子身上。

這樣一路下來，女生的競爭力越來越小。到了大學以後，公立大學日間部男生是女生的一·六倍，碩士班是

三·四五倍，博士班則高達五·七倍。

如此，自高中以上，師資優良、學費低廉的公立學校，主要是被用以教育男性！也就是說，在層次較高的教育上，人民所納的稅、整個國家的資源，主要係用以培植男性！台灣人一向認為做到了教育機會均等，並深深引以自豪，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不是實情，至少在性別的層面上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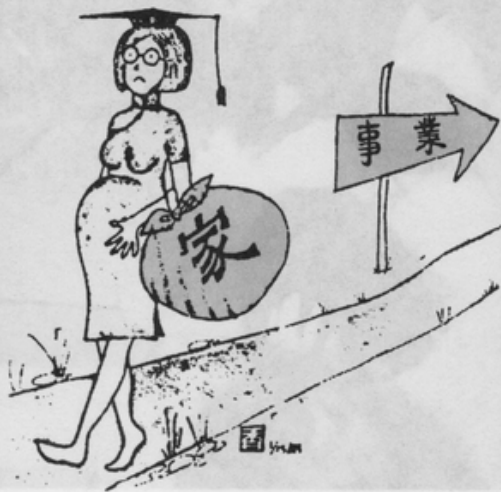
受到了較高教育的男性，很容易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上成為典範、決策者，維持我們的社會男性主導的本質，以及「男人較有能力」的信念。這一切，實是因為父母、學校、事業單位不僅不能給予女兒、女學生、女同胞實質的鼓勵，反而應和尊男卑女的傳統所致。

類似台大會計系的作法是特別惡劣的。女性並不容易在高等教育上出類拔萃，而竟有公立教育單位還拿著「社會需求」為由，剝奪女學生的機會！這個例子充份證明，「男人的能力比女人強」的現象，乃是男性把持利益所致。

我們的學校教育不僅不能積極匡正——反而消極地呼應、迎合——重男輕女的陋俗。這麼市儈、缺乏理想性的教育，還能算是教育嗎？又怎能為我們的社會塑造美好的明天？（本文轉載自九月十八日中時「人間副刊」）

我國早期女子教育簡史

一隻小豬



中國首創女子教育的是漢朝的班昭，她以「事夫」為教育的鵠的，以三從四德為教育的內容，換言之，她所主張的女子教育仍建立在傳統女性卑弱的基礎上。此種教育方式通常以家庭為中心，藉女教書籍，如漢代劉向的「列女傳」、班昭的「女誡」，唐代宋若華的「女論語」，清代李晚芳的「女學言行錄」，來灌輸女子順從、守貞，「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在這種觀念引導下，女子雖受教育，也只是為了能扮演好一個傳統觀念中的

女性角色而已。對於女子的生活、思想，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解放。

西元一八四四年，英國傳教士——愛爾德賽 (Aldersay)，曾在寧波創女學。然其辦學的主要目的，在於傳教。甲午戰爭後，中國人漸漸注意興學校以謀自強，光緒廿三年，梁啟超（變法通義與女學章）中提出四種理由，說明興女學的重要。第一義分利之害，要以女子教育作女子經濟獨立的手段。而女子之經濟獨立，目的又在富國富民。第二義在論婦女無才之累，要以女學造就良妻。第三義論母教，要以女學造就良母的目的。第四義論胎教，也是賢母條件之一。可見梁啟超興女學的最後目的，還是在於女子經濟獨立，成為賢妻良母後，能強國保種。

一八九八年六月，上海電報局長經六善在上海創辦「經正女學」，是中國人第一次自辦女學堂，不久，「務本女學」、「愛國女學」、「民立女子中學」也紛紛成立。一九〇六年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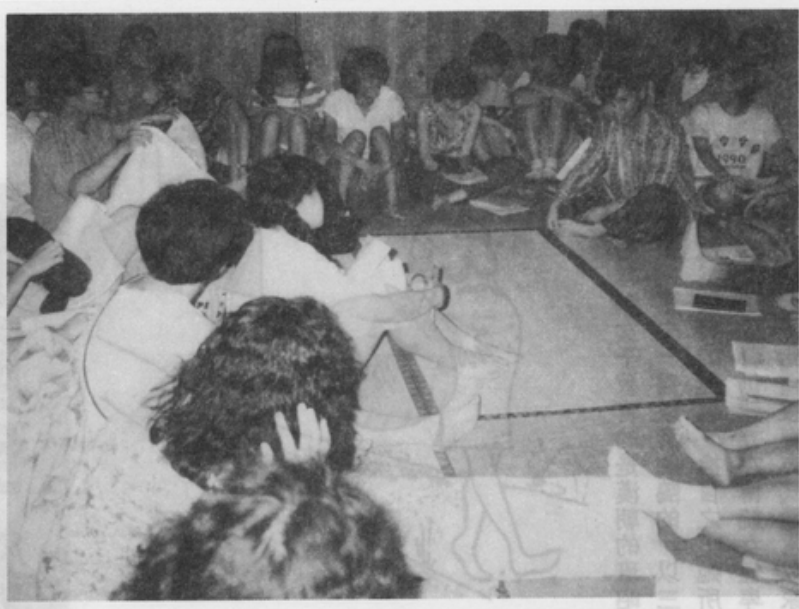
月廿八日，慈禧太后面諭學部大臣興女學，六月十五日，學部議訂女學章程，中國女子教育至此始在學堂中佔一位置。

而台灣的女子教育，至日據時期始納入學制系統。在未納入系統前，只能經由傳統的家庭書房，或基督教長老教會建立的女學校，獲得知識，可惜缺乏社會鼓勵，就學人數極為有限。由基督教長老教會建立的女校，是清代台灣較具規模的女子教育，其貢獻不可謂不大。例如提昇少數婦女的社會地位及其領導能力，提供現代化女子教育課程，用教育力量改善社會習俗對婦女地位的不利影響。日據時期台灣的女子教育採兩性雙軌和兩性單軌制，前者以強調女子特色為教育目標，後者是一種不分男女的教育目標。在日據五十一年間，台灣的女子教育制度是本著殖民教育政策及女子教育目標而實施，旨在培養女子「貞順溫和」、慈愛、勤儉家事、精通日語，確立國民性格為教學的主要目標。



訪「全女聯」談姐妹營

編輯部



九月初，在烏來迷你谷山莊熱熱鬧地展開了一個屬於女學生的營隊。這是繼去年暑假由婦女新知主辦的「大專女生姐妹營」之後，第一次由女學生獨力籌畫的營隊，從構想、課程設計、聯絡：：到募款，均由女學生一手包辦，共有來自十一所學校，六十多位同學參加。主辦這次「姐妹幹訓營」的是「全女聯」（全名是「全國大專女生行動聯盟」）。營隊結束後，本刊編輯邀集了七位全女聯的同學進行非正式採訪，寫就此文。

自台大女研社於一九八八年、清大女研於一九九〇年相繼成社以來，婦運議題逐漸在大學校園內引起重視，輔大、北醫、東海、中原、中央、東吳、政大、：：等校亦陸續在社團內成立女研小組，有些進而獨立成社，校園內的女性主義運動頗有風起雲湧之勢。

在婦運的進程中，這群新代為婦運注入新的生命力，她們不強調個人英

雄式的崇拜，而以集體的力量，探究女性主義、實踐婦運理念；而在學運學院的領域中，她們的存在亦時時在批判學運、學院內強大的父權文化和性別歧視。她們是婦運期待的明日之星，但這股蓄勢待發的新生力量，在發展過程中也仍舊不免遭到外力的干擾，而走得坎坷、顛覆。

台大女研社的君佩就表示，當初各校女研社結合成立，「全女聯」，即是鑒於清大女研社的發展經驗，因清大女研社向來被歸為校內的異議性社團，但因她們亦批判其他異性社團的沙文作風而遭到孤立，因此，幾個學校的女同學意在各校未發展成熟之前，加強校務間的相互支援。

中央大學的小叮噠則表示，她所屬的福爾摩沙社女研小組希望藉著彼此交流，充實經驗、加強理論基礎。中原的秀娟也感到，對女性主義有興趣的同學不少，但能帶領的人卻不夠。這也是她們聯合舉辦此次幹部訓練營的主要目的，既可培養社團幹部，又可達到經驗交流。

然而，時間、空間的限制，使得女學生平日的串聯頗為不易，加上各校發展經驗有別、成員的差異也不小，「全女聯」也就成了一個鬆散的組織。值此暑假之際，各校同學集結起來，籌畫聯合幹訓，既可節省資源，

又可熟識朋友、相互砥礪、交換運動經驗，為將來進一步結合暖身，並且共謀發展大計。

從營隊的構想、籌備直到募款，「第一屆姐妹幹訓營」是這群年青的姐妹發揮團隊精神的心血結晶，為的無

記「大專姐妹幹訓營」

帥人



繼去年九月婦女新知舉辦大專女生姐妹營之後，今年九月由「全女聯」主辦的第一屆姊妹幹部訓練營終於在眾人熱切的期盼下開展了。在這個由各大學女性研究社團幹部所籌備的營隊，成員大多來自其所屬的社團，其中也有少數剛剛脫離高中生涯的大一學妹。

九月五日烏來迷你谷中，一群女人逐漸從四方躍動聚集起來，打破平時小村莊的寧靜，一場為期四天精采緊湊的盛會，揭開序幕。

完成報到手續後，同學們聚集在講堂聚精會神地聆聽籌備人員的細心叮嚀。在輕鬆叨絮的介紹之後，各組組員圍坐一團相互認識，彼此用簡單但詳盡的話語企圖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熟識」的效果，原來在稍後有個組與組之間的競賽，誰能把每個組員的興趣特長說清楚，誰就得最高分。

非是把婦運的種子散播得更遠、更紮實吧！

結果揭曉，抗議聲與笑鬧聲此起彼落，鼓噪激盪的心情在此刻擴散開來。

女人連結動人心弦

之後進行的是電影「情比姊妹深」的欣賞，內容敘述兩個出身背景和生活動南轅北轍的女子，在歲月的推移中，彼此情感更加誠摯堅固的故事。在淒揚的主題歌聲中，凝滯的空氣裡偶爾傳來的歡歡聲，似乎說明了女人之間的連結是多麼觸動人心令人感動！

晚餐後我們進行「成長團體與女性意識啟蒙」，小組成員在紙上用各種線條和圖案來說明生命中影響自己最大的兩個女人，藉著個人經驗的反省，來透視父權／異性戀體制對女人之間的影響，並在彼此情感的交流中，凝聚個別經驗的共通性，交換一種溫馨信任的感覺。

第二天一早，在負責「叫床」的輔導員淒厲的催促聲中，大家微睜惺忪的睡眠，懷著依戀的心情，暫別美夢甜甜的睡眠，開始了第二天緊湊如「戰鬥營」的生活。第一堂課由黃毓秀

主講，她是一位極力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女性主義的「戰鬥家」，寧可別人直呼其名，而不願別人稱其「老師」。她認為「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觀念就是父權心態的展現，所以在學院中顛覆父權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傳統師生之間的關係，建立亦師亦友的情誼。在這堂課的講述中，我們在極短暫的時間裡大致認識了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基進的女性主義的主要論點。在課後大組討論中，一位來自醫學院的成員，上台引述了在醫藥界之中，由男性主控的學術霸權如何左右所謂「中立的科技」，殘迫女性的例子。在這個活生生例子裡，我們清楚地看清整個男權社會如何透過各種管道來宰制女人。

接著，「本土婦運座談會」中，我們邀請到幾位不同政治立場、有女性意識的前輩——始終站在婦運前線的李元貞、將以民進黨員身分角逐年底國代選舉為婦女代言的陳秀惠、勞動黨祕書長蘇慶黎、進步婦盟盟主蔡明華及在長老教會中力倡婦女神學的李明玉，與我們分享她們的女性意識啟蒙過程，十分感人，可惜由於時間不夠，最後的溝通討論被迫取消，使得學員只能留著疑問和著午飯吞到肚裡。

重新詮釋「貓狗小事」

下午的活動則策重大學女生日常生活反省，從負責學校精心拍攝的影帶中，我們看到了不同類型女大學生的想法，而其後的小組討論裡，我們用「時間分配表」的方式來思考自己在學校、家庭生活中和其他人相處的情形。最後「校園婦運議題的開展」則由清大與台大兩校負責報告，由各組匯集而來的意見認為：婦運就是要「婆婆媽媽」，就是要切中女性的日常生活中關心的事物，只是重新包裝換個方式來詮釋，讓所謂「貓狗小事」重新以新的面貌，新的觀點用女人的聲音大聲說出來。

最令人期待的「性意識啟蒙與身體自覺」終於在主持同學用極其爆笑亢奮的聲調下介紹完畢，每個同學按捺著興奮、喜悅、羞赧、嬌澀的心情，來到小組時間用榻榻米鋪成的房間裡，在「肢體遊戲」的過程中，每個人逐漸放鬆自己的心情和身體，於是畫完藉以反省對自己身體了解的裸體自畫像之後，組員能夠侃侃談出自己成長過程生理變化的經驗，同時也了解別人也和自己一樣，長久置身在這個扭曲漠視女性經驗的環境中。

第三天主要著重實務技巧的操練。首先上場的是與別人溝通以達成共識的「共識遊戲」，在一組一組合併的過程，成員們了解到和別人溝通時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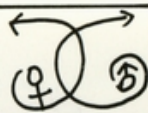
要注意的技巧，在說服別人彼此讓步的過程裡，學習如何運用肢體語言達到有效溝通的目的。

下午的「會議遊戲」也是非常精采有趣，學員們各自扮演各種會阻礙會議進行的角色，利用反面的方式學習正確的會議技巧。而下一場「議題摩擬——抬面訓練」更是讓成員將潛力發揮得淋漓盡致，有群眾演說經驗的成員傾囊將自己的經驗傳授，從此女人再也不會只是在台下鼓掌的聽眾了。

而晚上的「卡拉ok大賽+舞會」則是三天密集訓練後，可以用力解放的高潮！有人穿著平時不輕易展示的衣服，有人拿著麥克風在台上忘情地嘶吼，也有人則自在的隨著節拍擺動身軀：
四天的姊妹營就在隔天的活動檢討中結束，在大家依依不捨滿載而歸的心情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即將發芽茁壯的婦運種子，而且在這群婦運新生代的經營下，女大學生的存在將不再被漠視，我們期待這股力量將如野火一般蔓延起來！

對不起！

本期因稿擠，原定於本期連載的小說「紫色的天空」延至下期，敬請讀者見諒。



攜子投河誰之過？

——從女人攜子自殺呼籲重視婦女壓力

婦女團體

近日接連發生婦女溺斃子女或攜子跳河的不幸事件，引起社會廣泛注意。各界報導皆將此不幸事件歸因為母親「精神異常」或神棍惑人，而事件也彷彿到此為止，鮮少關心注意事件中的婦女處境、婦女問題。我們婦女團體對此不幸事件有下列看法：

一、事件中，孩子無辜受害，社會多將重點置於「狠心」媽媽「精神異常」造成悲劇，使得母親的「異常」成為個人罪過，必須為悲劇負責。殊不知，婦女或母親的壓力其來有自，社會大眾忽略或不瞭解婦女的處境，反將結果歸因為婦女個人問題，益顯婦女或「母親」不被「瞭解」的壓力及壓抑。

二、攜子投河事件中的母親雖被關心，但只稱其有「精神異常」。究竟其自殺行為的遠因是精神異常或有其它隱情，卻沒有進一步瞭解，忽略母親攜子投河的其它可能處境，讓許多婦女感到心酸、不平。

三、根據精神醫學報告，每個人都有或輕或重的壓力及精神異常，這也常是事件壓力衝擊結果，不應視為個人過失。而婦女的精神壓力其來有自，有生理上的，更有社會制度、觀念壓抑等所造成的結

果；母親的角色，特別是單親媽媽，或丈夫不能、不願負擔家計者的壓力等，應被社會瞭解及重視。

四、目前台灣都會地區或社經地位高的婦女或可藉旅行、參加社團活動、讀書：：：等紓解壓力；而鄉間或中、下階層婦女則只有藉求神、問卜、迷信一途尋求安慰。我們呼籲政府重視婦女福利，建設婦女福利中心，提供婦女「公共空間」，特別為鄉間非都會區婦女提供諮詢服務及各種活動，以解決婦女問題。

五、我們希望國內精神醫學界也能重視婦女精神醫學的研究，特別要從婦女的處境角度出發，以防範其它婦女悲劇於未然。

連署團體：婦女新知基金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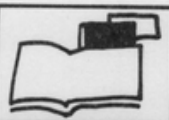
主婦聯盟基金會

婦女展業中心

婦女救援基金會

晚晴婦女協會

新女性聯合會



以「誰」的名義參政？

二屆國代選舉將至，

我們期望參選的女性候選人不分黨派，都能站在婦女的立場，關心婦女政策，為女性代言，方是落實婦女參政的真義。

范情

年底的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將至，婦女參政又成為人們拾起的話題。

由於民間新興婦女團體中，首次有陳秀惠女士願意參加此次國代選舉，八月中旬，五個新興民間婦女團體也首次向政黨（陳女士登記參選的民主進步黨）推薦遊說，希望民進黨在全國不分區代表的提名中，將陳秀惠列入安全名單（經民進黨投票提名作業，陳秀惠列第卅一名，依婦女保障名額規定，應可進入國民大會）。

推薦過程中，婦女團體並不排斥其它婦女參選代表，甚至向民進黨指出，目前十分之一的婦女保障名額比例過低，不敷需求，有違鼓勵婦女參政的美意。

在這次年底國代的選舉中，婦女新知站在婦運的立場，鼓勵婦女參政，期望將婦女議題帶入政治場域，改變婦女受壓迫的命運。因為在民主政治

的代議制度中，有「條件」限制，而目前的選舉制度及風氣，更使得處於政治、經濟、社會、家庭弱勢地位的婦女，相較於男性，無法有平等的機會進入公共政策決策圈，參與主宰權力與資源分配，管理政治事務。因此，我們希望藉婦女保障名額方式，幫助受幾千年限制的婦女能和男性一樣參與民主政治運作。

然而，如果參政的婦女不為婦女族群的權益代言，那麼婦女前輩奮鬥爭取男女平等，鼓勵婦女參政也就失去意義。因為儘管婦女前輩已爭得憲法第七條增列，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等，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現實生活中距離「男女平等」卻仍然遙遠。甚至許多法律都違反憲法第七條規定，而有賴婦女承襲、繼續前輩婦女的努力。

婦女參與公共事務，不必然表示將

注意婦女權益。在政治現實中，婦女議題是否能優先進入議程，涉及政治的實力問題，亦即爭取婦女權益是否能為參政者帶來好處，爭取婦女權益是否為參政者或社會大眾認可，這也是婦女運動致力於爭取群眾，主張婦女爭取平等權益之所在。

目前由於社會上婦女意識普遍低落，即使少數得以參政的婦女也仍不自覺地奉行體制中的「尊男卑女」意識，護衛男性權益；或者企圖擺脫對婦女的認同，以脫離婦女的弱勢處境，保護自己的相對強勢（相對於其它女人）。

身為女人卻不為女人講話，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實是因為弱勢者為了爭取主流認同，往往企圖否認自己的弱勢地位，而欲擺脫對弱勢者的認同，這是弱勢者不能團結的原因，也是弱勢者的矛盾和悲哀。就如同在美國

婦女新知十月份活動

▲法律巡迴講座

10/5(六)

2:00~4:00

兩性交往與婚姻法律

陳惠馨女士 主講

宜蘭文化中心

10/5(六)

3:00~5:00

兩性交往與婚姻法律

徐秀蕊律師 主講

新竹天主教社服中心

10/18(五)

7:00~9:00

易碎的飯碗…女性工作權

尤美女律師 主講

中壢藝術館

10/19(六)

3:00~5:00

脫軌三部曲——

外遇、離婚、贍養費

王如玄律師 主講

宜蘭文化中心

▲女性與當代藝術的對話 當代女畫家聯展

國內集結近二十位女性藝術家聯展（參展者：嚴明惠、吳瑪琍、洪美玲、李美蓉、湯瓊生、傅嘉琿…）另四場演講分別是：

10/12(六) 從女性集結到新美學的建立

吳瑪琍 主講

10/20(日) 談女性藝術

傅嘉琿 主講

10/26(六) 何謂“藝術的真理”

——男女性別差異下的藝術呈現

嚴明惠 主講

10/27(日) “女性與當代藝術對話”座談會

李元貞 主持

時間：下午三點至五點

地點：台北市安和路170號

▲書報討論會

10/19(六)

2:00~4:00

從女書談女性書寫

鄭至慧 主講

婦女新知會議室

的種族歧視中，有黑人的想漂白皮膚，爭取白人體制認同，這種自棄的作法終究將會失敗。然而，在目前重視權力和資源的體制中，婦女若不集結力量、展現實力，在這種資源稀薄的情形下，又如何能爭取得資源分配的權力？

民主的理想是人民做主，人人生而平等，但現實上，社會結構本身造成了不平等，人的各種資源獲得也不平等。近來研究民主發展人士也認識民

主理念與現行社會結構（資本主義、父系制度：：）的扞格，因此提倡「參與式民主」。參與式民主即保障弱勢者使他們能參與決定和自己有關的事務，這樣才能達到民主的真諦。近年來，民主國家的弱勢團體也極力把握這種參與精神和方式，強調弱勢者唯有認同自己的弱勢情境，才能為自己做主。

就弱勢的婦女而言，民主體制誠然

已保障婦女參政的機會，然而少數進入政治殿堂的婦女若不照顧婦女權益，即違反婦女前輩爭取婦女參政的本意；因此，我們不僅要鼓勵婦女參政，更期望女人認同女人，唯有如此才能真實地面對婦女處境，以「婦女」自我定位，使婦女參政獨樹一幟，帶進婦女議題，改善政治，發揮婦女參政的意義。期望參與年底二屆國代選舉的婦女，能思考這個問題。